

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滿漢門

## 第一回 因荒旱赴京謀幹 良鄉縣霸道搶親

儒門雅頌設方言，擇明著善作幾篇。從容中道無私曲，道與三才並相連。  
一體同春三星耀，致誠致格福祿源。  
盤古至今從頭論，那有欺心得自然。

閒言提過。我大清乾隆年間，山東武定府陽信縣金家營村有一家進士，名金好善，娶妻王氏，所生兩個女兒，長名金姐，次名鳳英。金姐年方十六，鳳英年方十四，在閨中習學針黹。

姐妹容貌生得猶如天仙，一家四口度日。孰料山東連年荒旱，顆粒不收。在家難以度日。金好善向妻王氏相商：「你看咱這家鄉荒旱不收，難以度日。拙夫之意，咱舉家四口暫避其荒，且赴京都謀幹營生度日；如家中年豐之時，再回原籍。未卜夫人心下如何？」王氏回答：「妾身乃是女流，不曉外面之事，全仗夫主斟酌便了。」金好善聞言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可投生，焉有等死之理？夫人將細軟之物收拾收拾，包在褥套之內，明日起身出行。我去到鄰捨家告別，奉托街坊照看宅舍。」言罷出門而去。母女三人收拾行李已畢，天已黃昏。金好善走進房門，用畢晚飯，安歇一夜不表。

次日用完早飯，金好善肩負行李，母女三人隨行，走出街門，把門鎖了，出了村莊，逕奔上京的大路而行。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非止一日，來到良鄉縣郊外。金好善眼望夫人說道：「這就好了。前面是良鄉縣城，離京是有限的道路了。咱們在此路旁歇息歇息再進縣城。」

不表金好善一家四口路旁歇息，且言這良鄉縣城東南有一村莊，名李家寨。寨中有一家土豪惡霸，弟兄二人，長名李彥唐，次名李紅，搶男霸女，侵奪人家的房產、地畝，作惡多端。依仗朝內夜裡紅是他表兄，這夜裡紅是鑲黃旗人，官居相位，妹妹又是西宮妃子，陪王伴駕，故此在朝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言惡霸李彥唐、李紅在書房閒坐，悶倦無聊，吩咐惡奴調轎，上良鄉縣衙門，與郭大老爺閒談。眾惡奴抬過兩頂大轎，兩個惡霸出書房乘轎，眾惡奴打手皆搬鞍上馬，前護後擁，逕奔良鄉縣城而來。

走至中途路上，見道旁坐著半老的夫婦，還有一對十五六歲如花似玉的女子。李紅吩咐打手去搶，李彥唐說：「且慢動手！哥哥未聽人言麼？現在劉同勳奉旨出京閱邊，帶著三口銅劍，兩口寶劍，先斬後奏。今日咱弟兄做了此事，倘若被劉同勳訪知，休說你我弟兄二人有死無生，連咱表兄夜裡紅也吃罪不起，擔架不住。」李紅說：「這就罷了不成？」李彥唐說：「我倒有一個主意。附耳過來：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。李紅聞言，心中大悅，吩咐一聲落轎。

李彥唐、李紅走到金好善的面前，抱拳當胸，滿面堆歡，施了一禮，假意問道：「表兄一向可好？」金好善並不認識，只是發怔。李彥唐說：「十數年的光景未曾會面，你就不認得我表弟二人了？這裡不是講話之處，可到家中再敘寒溫。」令家奴牽過三匹馬來，說：「咱弟兄三人乘馬，表嫂與表姪女乘轎。

眾家奴扛著行李。」不多一時進了李家寨，在府門外下馬，把轎抬進二門以內下轎。李紅吩咐丫鬟，將她母女三人領到後宅，令侍妾問名姓，方知是姓金，山東人氏。

李彥唐、李紅陪著金好善在前廳敘坐，家奴捧進茶來。茶罷擺盞，擺上酒筵，讓金好善上坐。金好善推托不肯，說：「初次會面，豈肯攪擾？」李紅說：「金錶兄來到，和家內一樣，怎麼說起客套話來了？」金好善聞言，心中納悶：「我不識認他，他反說出我的姓，雖有表親姓李，不在此處住居，必是多年不會面，移居此處，亦是有的。」心中不疑。三人落座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李紅說：「表兄，今日攜著家眷，意欲何往？」金好善說：「山東荒旱，攜眷上北京投親謀幹。若得一官半職，老來不至貧困。故此攜眷上京。」李紅說：「何必去投別人？夜裡紅是我們表兄，乃是當朝首相。我們寫一封薦書，你持書投在相府，必然重待與你，何愁不得一官半職？那時表兄再來接家眷，有何不可？」金好善聞言說道：「多感表弟的美情。」李紅吩咐家奴取過文房四寶，將墨研濃，把筆舔飽，「刷刷刷」如流水落花，不大工夫將薦書寫完。金好善在一旁觀看，此封薦書寫得倒也週到，滿心歡喜。李彥唐說：「金錶兄，今日歇息一夜，明日起早赴京，早早就到了。」金好善點頭應允。李紅來到外面，吩咐家奴備一匹白馬伺候，明晨金好善上京騎坐。並暗派飛腿王彪在半途劫殺金好善，說：「事成之後，將馬並行囊、白銀，皆賞給你。」王彪領命而去。

用完晚飯，三人同榻而眠，極其親熱。一夜晚景不表。次日清晨起來，用完點心，李彥唐、李紅眼望金好善說道：「金錶兄此去上京，我弟兄靜聽表兄的佳音。這是白銀十兩，銅錢兩貫，以作路費使用，以表我弟兄的寸心。」金好善只得收下，說道：「你表嫂與你兩個姪女還得打擾些日子，求表弟照看一二。」李彥唐、李紅齊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不勞表兄惦念！」三人攜手攬腕，出離廳堂，送到大門之外。金好善上馬，執手相別，徜徉而去。

正往前行，忽見密樹林中躡出一人，花布手巾包頭，緊身的小襖，兜襠褲，花布裹腿，大尾巴魚鱗鞋。面如兇煞，手執一把截頭刀，站在對面，大喊一聲：「你往哪裡走？」金好善只嚇得抖衣而顫，口尊：「好漢休要動怒生嗔！這是行囊馬匹，你牽了去，饒恕我的性命，我闔家人等必感好漢大恩！」

王彪聞言，微微冷哂，叫聲：「金好善！今日教你死一個明白！」

量你也跑不了，實對你說吧。適才李家弟兄差我前來殺你，他本是當朝首相夜裡紅的表弟，誤認你是他表兄。他弟兄見你兩個女兒生得十分美貌，將你一家四口誑進府中，派你上京，差我在此等候，殺了你，好同你兩個女兒拜堂成親。我把話已說完，你死不會作糊塗鬼了。」金好善聞言，如夢方醒。下了馬跪在地上，哀求饒命。惡賊王彪說：「我奉命而來，焉能饒你的性命？」言罷，一刀將金好善殺死，把馬並行囊牽回府來，與李彥唐、李紅驗看，將金好善被殺之事述說了一遍。

李彥唐、李紅聞言，心中大喜。二人邁步來到後宅，見了王氏，作了一個揖，口呼：「岳母在上，你老身體安好？」王氏聞言，正色問道：「你二人好生無理！為何這樣稱呼？請道其詳。」李彥唐、李紅微然一笑說道：「我若不說，你焉能知曉？只因我弟兄出門拜客，在路上看見你那兩個女兒生得十分美貌，假稱表親，故此將你等誑到我家。將你男人誑到半路途中，派人劫殺，一刀殺死。我令人用衣衾棺槨成殮，請高僧高道超脫他的亡魂早生淨土。皆因咱是新結親。我弟兄要與你那兩個女兒今日拜堂成親。故此這樣稱呼。」王氏一聞此言，猶如劍刺心肝、刀剗肺腹的一般，不由得大放悲聲，潑口大罵。用手一指：「好惡賊！你不怕傷天害理，報應循環，你家中現放著姐姐、妹妹、姑姑、姨姨、孀子、大娘，你不去拜堂成親，你反倒依勢欺壓我們外鄉之人！你久必有惡貫滿盈！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養兒為賊，養女為娼，你終死無葬身之地！」李彥唐、李紅聞言大怒，令人：「將這潑婦拉去南監！」眾惡奴遂答應一聲，一齊動手，推推擁擁而去。

這金姐、鳳英姐妹二人見母親被眾惡奴推出後堂去，不知吉凶，不由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用手指定李彥唐、李紅罵道：「好兩個人面獸心的畜生！混帳賊囚！你撩開眼皮看一看，你家姑奶奶是何等之人？你家也有姐兒妹子，你何不去同她拜堂成親！想要你家姑奶奶依從，一死方休！」賊徒長賊徒短罵不住口。李彥唐、李紅被罵，心頭好惱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吩咐丫鬟：「給我綁起這兩個賤婢，弔在東馬棚，用皮鞭沾水打這兩個賤丫頭，看她依從不依從親事！」

眾丫鬟遵命，上來了一群，趕奔前來，就要捆綁金姐、鳳英。忽聽大丫鬟春紅說道：「眾家妹妹且不可動手！」眾丫鬟聞言，停手不動。春紅走至兩個惡豪面前，口尊：「二位老爺不必拷打她倆。倘若將姐妹打壞或打得渾身青紫重傷，怎麼與二位老爺拜堂成親？若要依奴婢的拙見，將她姐妹交與奴婢帶在冷樓之上，奴婢勸解與她，應允親事則可，若不應允親事，不給她茶飯吃喝。奴

婢將她把守嚴密，管教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愁她不應允親事，這不勝過拷打她。」兩個惡豪心中大悅，說道：「就依你而行。」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